

中國勞動組合總工會山東分會出版

山東勞動週刊

濟南工運史料

第一輯

九二二
七月
號

第一號

中國勞動組合總工會山東分會

濟南市总工会调研室编

本刊出版

海
天

济南工运史料

第一辑

(内部资料)

济南市总工会研究室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濟兵工廠發生風潮

火藥廠機器將遷漢陽

工人恐失業羣起反對

【濟南通訊】軍政部兵工廠濟南兵工廠，有製造火藥機器廠部，兩年未工作，廠蒙蛛網殆遍近中央軍政部令該廠廠長胡天一將該機器遷往漢陽兵工廠，加以修理，再行工作，事為工人所聞，以機器南遷，一千數百名工人生活絕望，遂羣起反對，風潮大作，今日濟南全市通衢，遍貼標語，反對機器南遷，運機器之車皮已備妥，因工人扣留，不能裝車，該廠當電軍政部報告，軍政部已電省府主席韓復榘，請為維持，今日（四日）下午，工人與廠方向在相持，未有解決，聞韓主席表示，兵工廠為中央機關，工人為兵工廠工人，對此擬不予過問，該廠並於今午十一點在市內辦事處（二大馬路）招待記者，由審計科長李國典，文書科長張綱，報告經過情形，茲將風潮起因及現在，與該廠概況，詳述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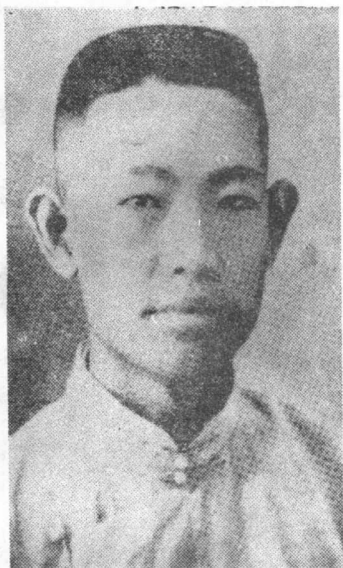
該兵工廠之

已有悠久之歷史，張宗昌在魯時，曾由德州兵工廠運來機器一部擴充，而有現在狀況，廠內現有炸彈廠，槍彈廠，機器廠三部分，（火藥廠遷移）此次前方作戰，由本廠供給炸彈甚多，（無木柄者）槍彈廠，七九，六五，子彈，均能製造能力，每月可出三百萬粒，中央按需要情形，電令製造多寡，經常費每月三萬餘元，內中職工薪金九千餘元，工人一千五百餘人，工資二萬餘元，工人最低工資十五元，廠內設備，有工人學校，消費合作社等，中央對各地兵工廠有統盤計算，某處造槍彈，某處造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導報》关于濟南新城兵工厂罢工的报导



一九三四年濟南新城兵工厂党支部部分党员合影。前排左一：安铁治、左三：张洪涛。后排左一：安哲、左二：陈太平、左三、杨万来、左四、杨万福



王尽美同志



史得金同志



一九二五年李敬铨同志在历城鸭旺口
搞农民运动活动旧址

目 录

充分发挥工运史资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陈宝玺(1)

回 忆 录

我对济南早期工人运动情况的回忆……………刘子久(3)

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山东党组织

及工运情况的回忆……………丁基实(10)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王永周(25)

忆在济南新城兵工厂地下工作片断……………张洪涛(31)

忆济南第一机床厂解放前夕的一次罢工斗争

……………高登奎(42)

专 题

抗日战争之前济南新城兵工厂的工人运动

概况……………山东化工厂厂史组
济南市工会调研室(52)

山东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

大槐树机车厂工人俱乐部……………济南机车工厂厂史组(62)

鲁丰工潮高 烈士气节亮……………济南国棉一厂厂史组
济南市工会调研室(68)

一九四七年济南铁路工人的“七、四”

- 反裁员斗争.....(74)
- 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传播和济南的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79)
- 励新学会的前前后后.....(94)

工运人物介绍

- 王尽美传略.....(108)
- 史得金简介.....(113)
- 李敬铨传.....(116)

厂史工作

济南机车工厂厂史编纂提纲

-济南机车工厂厂史编纂委员会(132)

※※※※※※※※※※ ※ 资料选登 ※ ※※※※※※※※※※

- 《济南劳动周刊》宣言.....(145)
- 山东省委给津浦路济南大厂支部的一封信.....(147)
-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局和党的
策略与工作的报告.....(149)
- 后 记.....(159)

充分发挥工运史资料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陈宝玺

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济南市总工会陆续编辑印发《济南工运史料》，这对了解我市工人运动历史，进行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材料。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今天认真学习和系统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从事的运动，对我们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向着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不断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济南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建党前后，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就经常到现在的济南机车工厂、济南国棉一厂、山东化工厂等单位

去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夏在济南机车工厂建立了山东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叫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工人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济南机车工厂、济南国棉一厂、山东化工厂、济南国棉三厂、济南国棉四厂等单位，都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这对当时启发工人群众觉悟，振奋工人群众的斗志，参加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就是要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革命群众，真实生动的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光辉事迹来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鼓舞他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积极努力，艰苦奋斗，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十分重视党史资料、工运史资料、革命史资料的征集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关心这项工作，使这项工作搞的更好。我们更热诚希望在济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老干部、老工人及热心党史研究，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同志给以指导和帮助，使《济南工运史料》在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对济南早期工人运动情况的回忆

刘子久

一九二四年夏天，我中学毕业后回到家里不久，收到了王尽美和李耘生的来信，让我到济南去，我于同年八月到了济南，在济南我一直从事工运工作。二六年以后我到了青岛、张店，也还是搞工人运动，后又回到济南。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我到诸城、安丘、高密三角地带搞了段秋收暴动后，又再次返回济南，中间又去过枣庄、青岛等地，也都是去搞工运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央将我调赴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山东。

我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在一九二三年。当时我正在青州十中读书，王翔千教我的国文课，王老师给我介绍许多进步书刊阅读，我这时读的书有《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讨论集》、《响导周报》、《铁路工人周刊》等，还读过罗章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他当时的笔名叫罗文虎。青州十中有一个叫李耘生的同学，比我高一级，他常从济南弄些书来读，二三年冬我由他介绍入了青年团。这时经常与王尽美通信，以一中传达室为通讯处，王复元在一中当杂事，他给传达几块钱让其帮助转信。李耘生毕业后来济南工作，他和王尽美给我写信要我到济南，那时，李已经是山东团的地方委员会书记了。

二四年八月我来到济南，开始住在三合街国民党的机关里，王乐平在那里负责。王当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尽美同志也住在那里，尽美住西屋，我住东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大布政司街东边办了个齐鲁书社，齐鲁书社办的刊物叫《齐鲁青年》，我开始就在《齐鲁青年》周刊当校对，每月五块钱生活费，由王尽美、丁君羊在那里负责编辑。在那里干了两个月之后，我便开始搞工运工作，整天地往各工厂里跑，济南津浦大厂、济南车站、面粉公司、齐鲁铁工厂、兴顺福铁工厂、兴顺福油坊、骨粉厂等都去。二四年冬天，在济南胶济路机务段成立起了党的支部，并组织了工会，里边有牟宏伦、王洁丰、王宸廷等几个党员，牟宏伦是支部书记。我们外地来做工运工作的都住在他们的宿舍里，那时叫“光棍堂”，现在叫单身宿舍。那房子是日本人修的，壁橱很大，我就住在人家的壁橱里。我和工人们混的很熟，一天到晚在一块，那时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就是在一起玩牌。到工厂里去，工人在车间里干活，我就站在一边看着，插空同工人闲谈。有时我就在厂门口等着，接上头后就跟着到工人家里去谈话，混熟了，就便于开展工作了。一九二四年冬到一九二五年初的时候，济南胶济铁路机务段有一次罢工，是受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罢工的影响，罢工的一条就是允许成立工会。那次罢工取得了胜利，胶济铁路济南机务段的人每天加了七分钱。机务段的工会叫胶济铁路总工会济南机务段工会。在二四年的冬天，我同时又到津浦铁路济南大厂搞工作。我找的第一个人是李宝臣，是个油漆匠，即墨县人，一九二五年在郑州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我派他代表济南去参加的会议。他还发展介绍了几个党员，有薛文英、宋子元、李庆西、王乃和、王明珠等。二五年“五卅”运动时，这里已经成立了工会组织，在北大槐树租了几间房子，工会会址就在那里。李春荣在那里搞过工会（他后来在高唐暴动牺牲了），王崇武在那里当过工会秘书。我做工运工作，一开始就是以办夜校、办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出现。济南津浦大厂有个夜校，车站没办，因为没有地方。济南鲁丰纱厂在我去之前就有工会组织了，有个党员叫武竹亭，是负责人，他和王尽美、王翔千等都发生过联系。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津浦大厂有支部，鲁丰纱厂有支部。新城兵工厂比起来稍晚一点，有个党员叫高元贵，他去做过工作，一个叫马守愚的也去做过工作（该马以后自首了）。兴顺福铁工厂有个党员姓孙，名字忘记了，活动能力很强，也是我发展的党员。官扎营济南铁路车务段也有几个党员，有个副站长，姓刘，名字忘记了，还有一个卖票的，还有一个办事员，还有一个挂钩工人，叫王敬修，也叫他王麻子，是泰安人。在这时候，党的支部和这些党员同志都是很起作用的。

关于五路联合会。我记得在“二·七”大罢工时叫五路联合会，以京汉为主，五路是指京汉、津浦、正太、平奉、胶济。津浦铁路主要是浦镇，那里有一个工人领袖叫王荷波，是浦镇的工人，到济南来过，我见过他。五路联合会到二四、二五年的时候就已经联合不起来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间，有些从法国回来的华工，中央派了几个来山东搞工人运动，就住在胶济车站的工人单身宿舍里。有两个人人的

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史光庆，不大识字，一个叫王锡三，大概是章丘明水一带的人。在那个时候王尽美、王翔千、鲁伯峻、宋伯行等都是搞工人运动的，在东流水有两间房子，那里是党的机关。

一九二五年初邓恩铭、孙秀峰等领导的胶济铁路罢工胜利以后，春节期间开庆祝大会，并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山东省地方委员会派我去参加大会。我代表济南机务段去的，那时我在机务段工会当秘书。省委派王元昌到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机厂工会当秘书，我们在元宵节前后一同去的。我那是第一次去青岛，开完会就回来了。二五年五月，上海顾正红惨案后，四方再次罢工。领导人有苏美一、司铭章、李敬铨等。在这次罢工工潮中涌现了一批出名的工运人物，如：傅书堂、丁子明、孙义昌、伦克忠、纪子瑞等。

在胶济铁路和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影响下，四方大康、（现在国棉一厂）内外棉、（又叫阴月，商标有个月牙，现在的国棉二厂）隆兴（现在的国棉三厂）三个日本纱厂也举行了罢工，大康是主要的。这个罢工是邓恩铭在那里领导的，还有王用章、孙秀峰及四方机厂的工人。这些厂的工人领袖有司铭章、苏美一、李敬铨等。司铭章是委员长，还是纠察队长，苏美一是委员。罢工期间，我由济南派去是为了援助青岛罢工，是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去的。去后就住在隆兴。上海纱厂也派来了两个代表支援，一个叫江元清，一个叫张作臣。这就到二五年的五月了，罢工胜利后我又回到济南。

回到济南后，我母亲去世了，我赶回家去料理后事，在家住了两个礼拜。我在村办小学里看报纸时，看到了关于青

岛惨案的报道，我立即就返回了济南。回到济南后，便爆发了“五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热潮，叫第一次大革命。山东工人运动的高潮期，也就是在“五卅”运动时期。这时，我就住在津浦铁路济南大厂工会，王崇武在那里办夜校（王崇武开始是津浦铁路济南大厂工会的秘书）。济南开始了“五卅”惨案的声援活动，鲁广德（鲁伯峻）、王辩、侯志、邱东苑、秦绶云、宋跃亭、李宇超、郑子玉、张鹤然、庄龙甲、马守愚等都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时候，济南鲁丰纱厂、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济南大厂等已经都有工会组织了，在纬五路那个公园举行集会，示威游行。青岛在四方还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牌子就挂在邓恩铭在四方办的那所小学的大门口。

在这阶段我去青岛两次，是跟尹宽去的，在那里组织过两次罢工，但都没罢起来。这时党又派来了曾留法勤工俭学的李慰农同志，负责领导工会的斗争。在这期间，在铁总负责的罗章龙来过，高君宇（山西人）来过，我记得王尽美还请他吃大明湖的茭白。王荷波也来过济南，他就住在火车站下的悦来栈，我跟他接过头。二四年冬天赵世炎从上海去北方局路过济南，在南关三合街国民党省党部的王尽美处我遇见过他，他指着王尽美的信袋说：“不要保存，历史是由别人写的，不要自己写。”当时赵世炎是北方局的书记。

关于山东尹宽屈省委的情况是这样的，尹宽是二四年冬天来济南的，是来帮助工作的，后来就留到这里任的宣传部长。他中间又去上海一趟，是去参加党的“四大”。山东省团委书记李耘生也去上海，李耘生去了就留在上海工作，党

派关向应来山东任团省委书记。尹宽来山东后，省委有三个人负责，书记是王尽美，组织部长是王翔千，宣传部长是尹宽。到二五年春天，王尽美同志病了（肺结核），这时尹宽争权，就成了代理书记。

一九二六年四月底，我以胶济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去广州出席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我任山东代表团团长。代表济南去的是津浦大厂的薛文英，代表青岛去的是于维功。这个大会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在会上见到了邓中夏、彭湃，还见到了李立三、彭述之等。会后参加了北伐誓师，还参加了廖仲恺墓奠基典礼，是在惠州会馆外面举行的。

我们从广州开会回来，津浦铁路已被军阀分割成三段，德州以北归属于褚玉璞，德州以南到韩庄归张宗昌，韩庄以南就归杨宇霆都是奉系军阀。津浦铁路处于半停顿状态，工人连工资也发不出来。这时，“五卅”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革命转入了低潮。传达第三次劳动大会的精神已召集不起大会来了，只好分头到各个厂里找人个别传达。参加三次劳大回来时，我们还带回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都是些小册子。按上级指示，这时的工作是迎接北伐军，做破坏铁路的工作，因为没有多少群众，也不知该怎么干法，但往下部署过这方面的工作。

我从广州开完三次劳大回来就住在了薛文英的家里。由于津浦路处于半停工中，工人每年只能发三个月的工资，那时薛文英连饭都没的吃，他只好到张宗昌办的修械所里干临时工去。薛文英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在我和他接触的时候，

他就在津浦大厂支部里负责了，他还有点文化，很有活动能力，后来听说他被捕牺牲了，牺牲的时候很英勇。

二六年冬我就到青岛去了，任青岛支部书记联席会书记，将近一年的时间。二八年春天又到淄博、张店，一直在搞工人运动。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前，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我回到了济南，正值卢福坦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时候，丁君羊也在这里，卢福坦住在北岗子，我住在铁道北官扎营的王敬修家里。“五·三”惨案之后，济南就被日本人占领了。从此，共产党的活动完全转入了地下。这时我住在一个在济南北商埠干包工打石头的农民党员的窝棚里，在北郊药山脚下。后来我到安丘、诸城、高密一带搞了段秋收暴动，张贴拥护苏维埃的标语，抢粮、打富济贫，但暴动没有搞起来。二八年冬天我再次返回济南，并去过青岛、枣庄等地，开展工运工作，但这时王复元、王用章已经叛变，形势就很严重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我奉中央指示赴上海，从此离开了山东，到上海正值黄浦江边油菜花开放的时候。

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山东党组织及工运情况的回忆

丁基实

我是山东日照县涛雒西官庄人。我的叔父丁惟汾，是山东省同盟会会长。我靠叔父当国会议员的收入，得以进中学和大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我才十七岁。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我只是跟着高年级的同学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呼口号，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但是，当时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对青年人的思想影响很深，大家争订《新青年》杂志，互相传阅。一九二一年，我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补习德文一年后，就转入了大学预科。这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军阀混战加剧，广大人民贫不堪言，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窥视着中国，灾难沉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动荡时期。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提出国共合作，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主张。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崭新的政治局面。

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

等同志，均被选为国民党“一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开展以反北洋军阀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国民党的“一大”以后，各大区建立了国民党执行部。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等负责，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实际上一切组织工作都是毛泽东同志负责。北方区执行部由李大钊、丁惟汾等负责，执行部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办公地点在苏联大使馆内。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反对“过激党”活动，在苏联大使馆内逮捕了李大钊等九人。当时丁惟汾在广州联系工作，得以幸免。丁惟汾的两位助手郑竞秋（日照人），路有余（诸城县人）同时被捕。郑、路两位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与李大钊同志同时被绞杀于北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的鲜血和进步的国民党人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丁惟汾与李大钊同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的学生，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元老。国共合作时期他俩在北方执行部一起工作。后来，李大钊同志牺牲了，丁惟汾去了台湾。

（一）

一九二四年一月，丁惟汾在广州开完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后，回北京北方执行部途经上海，住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我去旅社看他时，遇到陈为人、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去找我叔父商量事情。当时他们几位都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担任着工作。他们听说我是丁惟汾的侄子，而且又是在同济大学读书的青年学生，就有意接近并鼓励我参加革命活